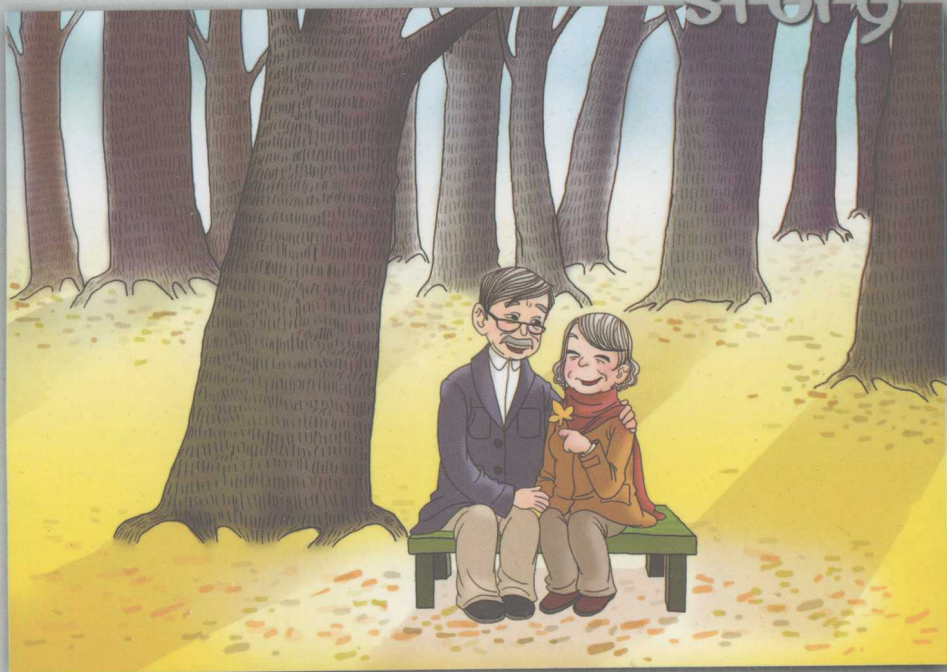


归侨的故事

story

真实的人生
真挚的情感
真诚的向往
真切的追求



福建侨报社 福州市鼓楼区侨联 编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归侨的故事

福建侨报社 编
福州市鼓楼区侨联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侨的故事/福建省侨报,福州市鼓楼区侨联编.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0597-670-9

I.归… II.①福…②福… III.纪实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8888号

书 名:归侨的故事

作 者:福建侨报社 福州市鼓楼区侨联 编

出版发行: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350001)

出 版 人:焦红辉

责任编辑:沈英艺

印 刷: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8.125

字 数:165千字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07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597-670-9-I·136

定 价: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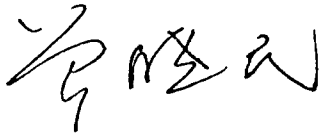
序

在《福建侨报》迎来五十大庆之际，福建侨报社和福州鼓楼区侨联联合编印《归侨的故事》亦付梓印行，为五十大庆增添了一抹绚丽的光彩。

《归侨的故事》是《福建侨报》综合性副刊“中华文化”中的品牌栏目之一，本栏目创设以来，作者和编者都执著追求一个“真”字：真实的人生、真挚的情感、真诚的向往、真切的追求。栏目内容生动展示了归侨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履迹，折射了他们经历的各个时期的历史风云，阅来亲切感人，受到归侨侨眷的欢迎和赞誉，纷纷被一些报刊和网站转载；《福建侨报》在海外九个国家落地印刷发行，《归侨的故事》也传遍海外，在闽籍华侨聚居的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和地区，侨胞更是竞相传阅《归侨的故事》，在海内外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归侨的故事》陆续刊发后，便有一些归侨侨眷一再向报社建议结集出版；应此盛情，《福建侨报》与鼓楼区侨联合作，首先编选了鼓楼区归侨故事，汇集成书。此举既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归侨的故事》这一品牌栏目在归侨侨眷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又进一步肯定了《福建侨报》多年来坚持弘扬主旋律，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办报方针。

《归侨的故事》出版发行，是该品牌栏目的一次丰收，希望《福建侨报》进一步增强精品意识，将这个栏目办得更好，争取更大的收获！



2006年10月9日

（曾晓民为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归侨的故事》出版誌庆

归侨多奇杰 奉献谱新篇

福建省侨联暨主席李欲晞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侨联主席李欲晞题词

贺鼓楼区侨联《归侨的故事》出版

侨心热血中华情

福州市侨联 徐凌云

二〇〇六年九月廿八日



福州市侨联主席徐凌云题词

目 录

序言

曾晓民(1)

- 1、《爱在心里》 杨亚红/口述 林小宇/撰文(1)
- 2、《福州之恋》 黄慧明/口述 林小宇/撰文(5)
- 3、《大山有风天上来》 邱章卿/口述 林小宇/撰文(9)
- 4、《妈呀,我是你女儿!》 蔡健予/撰文(12)
- 5、《风雨童年》 陈琼英/撰文(15)
- 6、《过番》 陈杰庄/口述 宋 葵/撰文(19)
- 7、《闪亮的日子》 林抱治/口述 林小宇/撰文(23)
- 8、《往事一二》 雷慧琴/口述 林小宇/撰文(26)
- 9、《突然长大》 叶风英/口述 林小宇/撰文(29)
- 10、《说出我的爱》 王孙静/口述 林小宇/撰文(33)
- 11、《回到祖国好读书》 谢观发/口述 林小宇/撰文(38)
- 12、《千里迢迢团圆路》 周钰锥/口述 宋 葵/撰文(42)
- 13、《来去都是回家路》 郑万英/口述 林小宇/撰文(47)
- 14、《从不低头》 洪民强/口述 林小宇/撰文(52)
- 15、《恍若昨日》 邱渊洲/口述 林小宇/撰文(56)
- 16、《时至今日》 郭 发/口述 林小宇/撰文(61)
- 17、《周总理来到我们身边》 ... 苏春霖/口述 宋 葵/撰文(66)
- 18、《辛劳勤俭也是财》 冯乾兴/口述 林小宇/撰文(70)
- 19、《晨中见月》 严惠生/口述 林小宇/撰文(74)
- 20、《我的华大生活》 尤宗祥/口述 宋 葵/撰文(79)
- 21、《邦戛风云》 贝仲敏/口述 林小宇/撰文(83)
- 22、《仰光忆事》 陈诗政/口述 林小宇/撰文(88)

-
- | | | |
|--------------------|--------|-------------|
| 23、《落叶无声》····· | 林秀文/口述 | 林小宇/撰文(94) |
| 24、《一封家书》····· | 曾竹南/口述 | 宋 葵/撰文(100) |
| 25、《山风如泣》····· | 严孟太/口述 | 林小宇/撰文(105) |
| 26、《至爱一生》····· | 邱基金/口述 | 宋 葵/撰文(111) |
| 27、《马尼拉纪事》····· | 于苓惠/口述 | 李璐璐/撰文(116) |
| 28、《往事如烟去又回》····· | 陈炳柏/口述 | 宋 葵/撰文(122) |
| 29、《爱在青春》····· | 温美珍/口述 | 李璐璐/撰文(127) |
| 30、《挚爱的美丽》····· | 陈育英/口述 | 林小宇/撰文(132) |
| 31、《轻风摇曳》····· | 杨三品/口述 | 林小宇/撰文(137) |
| 32、《用心守望》····· | 张志耀/口述 | 林小宇/撰文(143) |
| 33、《菩提树下母亲的泪》····· | 陈依正/口述 | 李璐璐/撰文(148) |
| 34、《父亲的心愿》····· | 陈宜勇/口述 | 李璐璐/撰文(154) |
| 35、《奇沙兰旧事》····· | 陈雪晶/口述 | 宋 葵/撰文(159) |
| 36、《人生的苦乐方程》····· | 郑天凤/口述 | 李璐璐/撰文(164) |
| 37、《不逝的记忆》····· | 宋微明/口述 | 林小宇/撰文(169) |
| 38、《年华似水流》····· | 陈南生/口述 | 林小宇/撰文(175) |
| 39、《风中的百合》····· | 王立秋/口述 | 宋 葵/撰文(181) |
| 40、《外面的世界》····· | 张在椿/口述 | 李璐璐/撰文(187) |
| 41、《风雨吉隆坡》····· | 施英水/口述 | 林小宇/撰文(193) |
| 42、《雨为谁落》····· | 白兰芳/口述 | 林小宇/撰文(199) |
| 43、《珍藏的思念》····· | 庄国仁/口述 | 林小宇/撰文(204) |
| 44、《往事随风》····· | 李棉生/口述 | 林小宇/撰文(209) |
| 45、《父亲母亲》····· | 郑雪华/口述 | 林小宇/撰文(215) |
| 46、《挽住父亲的手》····· | 黄小意/口述 | 林小宇/撰文(221) |
| 47、《椰城余香绕今生》····· | 李发志/口述 | 李璐璐/撰文(226) |
| 48、《浮萍岁月》····· | 胡炳坡/口述 | 李璐璐/撰文(232) |
| 49、《青春不再》····· | 章素菊/口述 | 林小宇/撰文(238) |
| 50、《重返绿荫园》····· | 洪幼立/口述 | 宋 葵/撰文(243) |

爱在心里

(杨亚红/口述 林小宇/撰文)

追忆如潮

不久前,我发现我爱回忆,漫无天际地回忆,发呆似地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时而清晰,时而又模糊,但总是那种凄切,那样的让人揪心。

回忆中,有一个人让我难忘,她像大姐一样看着我,她亲切地靠近我,近得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能嗅到她那有着香味的头发,能看到她光洁皮肤上的纹路,她的名字叫钟时。有一天,我像是从梦中醒来,一种强烈的冲动让我无法安宁,我要到福建西部的龙岩市去看这位让我日思夜想的人,这是我多年来少有的“强烈决定”。

寻访钟姐

列车在黑暗中向西行驶,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就像一曲动听的乐曲萦绕在身边,整夜我都没有合上眼,与她共同生活12年的每一件事情像电影映照在眼前。此时的她不仅像大姐更像母亲,她的微笑是那么的慈祥,蕴涵着暖暖的亲情;她说话娓娓动听,就像一首流淌的歌,她的关爱更像一股暖流随着血液流遍全身,直到天亮我还沉浸在以往的温馨中。

到达龙岩市后,我急忙奔向她家。眼前的钟时老人完全没有以往钟时大姐的影子,现在的她身子像是经过压缩变得干瘪,头发稀疏而泛白,一双眼睛茫然而无神……她老了,老得让人难以

辨认，一阵难过袭上心来，心酸得让我哽咽，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对她说：“钟姐，我来看看您了。”她望着我，神情呆滞，好像问我：“你是谁？”这让我感到无比的伤心，我仍然再次呼唤她，我说出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一些事，想“激活”她沉寂的记忆，可她还是那般无动于衷，还是用那种陌生的目光对着我。站在她旁边的女儿告诉我，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她不该忘记我，忘记那我们一起生活过的日子。

蒙难泰国

我祖籍广东潮州，父亲在海外打工，家里全靠他打工挣来的钱养活，我14岁的那年，日本人侵占东南亚，家里与父亲失去联系，生活断了来源，眼看我三姐妹和母亲就要饿死在街头，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将我卖掉换回两担地瓜。我被人贩子几经辗转卖到泰国一家钟姓的人家里做佣人，在他家里做着洗衣和清洁卫生的活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佣人只能低头做事，埋头干活，一天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的佣人生活在孤独中继续着。

有一天，钟家大院里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女的是钟家主人的妹妹。听说他们是从国内来的，就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也从国内被卖到这里来的，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们一开始就有好感。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是他们见到我时竟然主动向我微笑致意，尤其是那位穿着花裙、剪着短发的夫人，她的微笑和蔼慈祥。在这个钟家大院里，从来没有主人向佣人微笑，何况这微笑既似朋友的微笑，又像亲人的微笑，就是这浅浅的微笑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次振动。之后我们开始相互寒暄问候，她有时客气地邀请我到她房间坐坐，起先我不敢答应她的邀请，这在主仆规矩分明的钟家大院里是不允许的，但好奇心的驱使，我还是悄悄地溜进了她的房间。

心灯亮起

在她的房里，我几乎忘记我是这家的佣人，我们像亲人一样的交谈，有时她读书给我听，有时她告诉我中国发生的事，在她所说的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中国将会变成一个没有饥饿、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这让我联想起我一家人因饥饿所迫，把我卖掉换那两担地瓜的事。很奇怪，这位钟时大姐说的每一件事，每一个道理都能深深地嵌进我的心坎，这时我心里仿佛有了一盏明灯，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现在看到的更好的东西；知道穷人不会永远是社会的下人，他们有机会为自己改变命运；知道中国人的根在哪里，为了国家不被日本占领有很多人牺牲流血。也是这位钟时大姐帮我识字，我第一次写的字是我的名字，我原名杨红妹，她说最好改成杨亚红，我不知道这里有着什么更深的道理，但因为这个名字是她为我起的，我就喜欢，并一直用到现在，我想这个名字将跟我到永远。

这些美好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一天她告诉我，他们要回国去，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但她的哥哥和嫂嫂不同意，而且态度很坚决，也许她的亲人们感觉到我与钟时大姐的关系不像主仆，更像朋友，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感，阻止我与他们一道回国可能出于一种报复或一种惩罚。与他们分手我有一种撕心的痛苦，我被卖掉时与母亲分手还没有这般难受，那时夜晚我都会因为思念她而痛哭，没有了她，心里的那盏灯就要熄灭了。

奔赴祖国

在钟时大姐离开一年后的一天，我与她的哥哥嫂嫂爆发一次主仆间的“战争”。我因提出回国的要求遭到她哥哥的谩骂，她嫂嫂还动手打我，把我的眼睛打得红肿。钟家其他人担心这样下去

会有意外发生,于是劝她大哥同意我回国,最后他看在我为他家服务这么多年情形上让我回国。其实就算主人让我回国,我没有钱,也是回不去的。哪想到这一切都在钟时大姐意料之中,她回国之前早就替我安排好了,她把回国的盘缠和她的地址悄悄地放在账房先生那儿。就在我为回国路费苦恼时,这位平时不说话的账房先生将回国的船票和钟时大姐在国内的地址交给我,捧着这张船票,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1952年的夏天,我从广东汕头上岸,稍作休整后我就直奔福建连城县,见到她,我扑进她的怀里,那时我觉得有太多的话要向她说,只是不知从哪里说起,其实与她的分别才一年多。从那以后我真正成为了她的家人,在她的帮助下我进了学校学习,在她的鼓励下我当上了一名助产护士。有一天她对我说,你长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又在一种伤感中离开了她,到了闽东的福安、罗源,最后落脚在福州。

在我匆匆的人生道路上,她是我唯一遇见到的最好的“贵人”,她有一颗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心。

(杨亚红,女,泰国归侨,现年7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长途客运北站)



左、杨亚红16岁在泰国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

右、杨亚红(左)上个世纪60年代在福建省连城县与时任连城县总工会主席的钟时合影。

福州之恋

(黄慧明/口述 林小宇/撰文)

随父亲“归根”福州

福州有句民谚：“七溜八溜不如福州。”这句民谚说明福州人眷恋故土热爱家乡的恋乡之情。

我祖籍福州闽侯县上街侯官村。父亲早年南渡印尼苏门答腊岛的直名丁宜埠给人家打工。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在这个小埠上开了一家咖啡店。父亲事业有成，生活安定了，我6岁那年随母亲赴印尼和我父亲团聚。在国外那段时间，我家的日子过得虽不是红红火火，倒也还过得去。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一年，父亲患了一场大病，久治不愈的他最担心客死他乡，每天叨念着要回家。也许就是这个特有的信念支撑着他的生命，终于使他的病得以痊愈。病好后，父亲“叶落归根”的思绪并没有减弱，1948年春天他把咖啡店盘了出去，便携妻带子回到了日夜眷恋的家乡——福州。

从小资到小贩

一踏上故乡的热土，父亲就踌躇满志地筹办商铺，几经努力在台江排尾码头边上的米店终于开张，约有30平方米的店面，这在当时福州的商铺还是小有规模。没过多久，千疮百孔的国民党政政府使得经济全面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上午还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金圆券，到了下午就买不了一盒火柴。父亲虽有点经商经验，可从来没有遇见这种阵势，招架不住，米店给折腾倒闭了。为了

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只好在台江三保摆摊卖水果,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家由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小贩。

在印尼,我也算是个华商家里的“大小姐”,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疼爱有加,早早为我准备过一些嫁妆。回国后,父亲生意失败,我的嫁妆被变卖一空。

当了保干事

苦难日子一直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年冬天的一天,有一位名叫王国政的年青人来到我家,他20岁左右,身着灰色军装,头戴八角军帽,他是台江区人民政府的社会调查员。新中国刚成立,福州市政府为了了解民众疾苦,宣传国家的政策法规,组织了一批干部进行社会调查。王国政负责调查的居民区正是我所居住三保三捷透地区,他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这位年青人我没有丝毫的羞涩,我向他倾诉了许多苦衷,道出自己愿意出来工作想法。而他一直耐心地听着我的诉说,眼里闪着炯炯的目光,这目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十分赞赏我要求工作的勇气,表示要将我的要求汇报给政府。那时新政府需要大量的干部,因此鼓励社会上有文化、思想进步的年青人出来为人民服务。从那以后,他时常到我家,在与他的交流中有一种甜美的感觉弥漫着我的心田。

一个晴朗的日子,王国政领着我到台江区公所见区长,在区长面前我勇敢地提出工作的要求。不久,我正式成为台江区的保干事,其性质与现在的居委会干部相同,那时保干事的“俸禄”每月只有60斤大米,尽管“俸禄”低了点,但至少可以贴补一些家用。

空袭中的“恋歌”

国民党军队虽然溃逃到台湾,但仍时常对大陆进行空袭骚扰,1950年元宵节后的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我所居住的三保三

捷透周边地区，整个三保燃起冲天的大火，我家被烧得精光，陷入了赤贫境地，全家人只能与几百名难民一起栖身在白龙庵庙里接受政府救济。这个打击对我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回国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家不仅从商人变成了小贩，现在又沦落成难民。这时王国政来到白龙庵庙找我，见到他，我含着眼泪对王国政说，“我们结婚吧！”我的话却把王国政难住了。他虽然喜欢我，但在多次交往过程中从没有涉及到感情问题，更没有触及“谈婚论嫁”话题。

没想到反对我们婚事的竟是我父母，他们嫌他家境贫寒。王国政家的确很穷，母亲是环境卫生工人，弟弟外出当学徒，姐姐嫁的也是穷人家；王国政是国家供给制干部，没有可养家的收入。而我父母早有意打我的婚事主意，想借此使家庭经济“翻身”，在家境沦落后他们给我物色过一个台江码头的水手，这水手虽不富裕，但还有几个钱。可我对这个水手始终没有好感，几次见面都被我拒绝了。现在我提出与王国政结婚的事，老俩口气得七窍冒烟，母亲还为此吐过血。他们非得拆散我们不可，为了让我与王国政断绝往来，逼着我到政府去辞职。区领导知道我父母要我辞职的原因是我们自由婚姻，便拿出新颁布的《婚姻法》告诉我父母，过去父母包办婚姻的时代已过去了，政府尊重自主婚姻。父母在终于在《婚姻法》面前低头了，但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要王国政办出一个“体面”的婚事：三桌酒宴 10 块大洋。10 日内做不到，女儿嫁给别人。

父母的“条件”分明将王国政一军，逼我俩“孔雀东南飞”。然而，爱情的力量激励了王国政不屈不挠地奔走，在亲友大力帮助下他终于打赢了这一争取婚姻自主的“爱情”战。1950 年的 6 月 18 日台江区区长江彬为我们主婚，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我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不再是家里柔弱的小姐，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婚后我们的日子虽然还像先前一样清贫，但我们之间总是充满着

恋人般的甜蜜。每当与王国政牵手而行时,我感到这辈子再没有能让我们分开的力量,我们可以面对任何困难和艰辛。

夕阳温馨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我的爱人没有分开过,我随着他,他伴着我,最后我们因工作关系调到浙江,在那里我们幸福的“小窝”里添了4个“千金”,这又增添许多的生活内容。当她们一个个“飞”出后,我们也离退休了,这时有一种新的恋情出现,强烈地眷恋家乡福州,冥冥之中有和我父亲一样要“叶落归根”的感觉。1985年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我们又回到了福州。为了在福州找到一个“立足之地”,我们在屏山龙峰村买了一间废弃的牛棚,再把它改造成小屋,为偿还建房债务,老俩口“下海经商”,在屏山屏山农贸市场摆起了豆腐摊,几年下来还清了债务,我们就“金盆洗手”了,在温馨的小屋里品味着由陈年情感酿造出的幸福。

我与福州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无论是福州相恋,还是眷恋福州,这都是浓浓的情感,脉脉相牵的缘分。

(黄慧明,女,印尼归侨,现年75岁,退休前任职于浙江温州矾矿。)



左、回国前的黄慧明。

中、黄慧明与王国政在福州的结婚照片。

右、在浙江温州,黄慧明成了4个女儿的母亲。

大山有风天上来

斗士(邱章卿/口述 林小宇/撰文)

我这辈子与山有缘,最让我难忘的是在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里的日子。

祖国的北极漠河

1952年4月我踏上从印尼回国的轮船到了广州,接着我们坐上北上的火车到了北京,在北京我选择了林业部直属的河北黄村林校读书,3年后我分配到中国林业部森林调查处第一大队,第一大队的队部设在哈尔滨,而野外作业的队部设在中国最北部——漠河。漠河位于大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上游南岸,当时漠河只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村庄,连一个小吃店都没有。在漠河隔着黑龙江往北看,可以看到对面的苏联。由于漠河纬度高,随着季节的变换,到每年的夏至时,便产生了昼长夜短的极昼。在极昼出现时,晚11时,天仍然亮,人们可以坐在白夜里看书、写字。当夜幕降临到午夜后的1-2时,天稍黑一会儿又开始放亮。这些自然景观会让现代人趋之若鹜,可在当时,我们这代人并没有这份“闲情”,只知道到了漠河,就意味着要开始背着行囊步行走进大兴安岭,那时大森林里没有公路,要到作业点需步行5-6天。

气势磅礴的大兴安岭森林

我忘记第一次踏进大兴安岭准确时间,但初识大兴安岭,完全被它磅礴的气势震撼了:从远处看,森林像整齐的军队,让人肃然起敬,落叶松林与白桦林,时而分开,时而混杂,但不管怎样,他们总是那样